

责任编辑 覃琼送
特约编辑 陈子艾
封面设计 张文馨
责任校对 苏兰清
 陆玉莲
责任印制 余秀玲

中国首届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
民间文化讲演集

钟敬文 主编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广西制图院地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199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ISBN 7-5363-3525-3/C·88

定价：19.00元

目 录

- 序 言 钟敬文
- 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 钟敬文 (1)
- 中印民间文学的关系 季羨林 (40)
- 民俗学与比较民俗学 【韩】崔仁鹤 (53)
宋珉应 郑然鹤 译
- 西方史学界的下层文化研究..... 【美】欧达伟 (62)
董晓萍 译
- 关于研究中国下层社会阶级的理论与实际
..... 乔 健 (74)
- 通俗文化与抗战
——从漫画看历史 洪长泰 (89)
- 积极开展民俗文物研究 宋兆麟 (112)
-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
——民间文化研究与多元史观的建构 王铭铭 (128)
- 民间故事的传播与其变异..... 【日】伊藤清司 (165)
白庚胜 高木立子 译

作为民俗学对象的民间故事	许 钰 (182)
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类型学研究	刘魁立 (207)

巫术与习惯法	【日】伊藤清司 (234)
	白庚胜 高木立子 译

当代民间宗教信仰的特点与功能	陈子艾 (248)
----------------------	-----------

村 落

——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	刘铁梁 (273)
-------------------	-----------

附录 I

开班典礼与结业典礼纪要	(287)
专题讲座日程安排	(288)
办班工作小结	(289)
研讨班学员名录	(293)
主要工作人员名录	(294)

附录 II

北师大副校长袁贵仁教授的贺词	(295)
北师大中文系主任程正民教授的讲话	(296)

后 记	陈子艾
-----------	-----

序 言

民间流行的风俗、习尚，是每个社会群体必不可少的生活文化，因此，它也就是全人类共同具有的重要文化。没有这种文化，每个社会群体（不管人数的多少，是氏族、部落，还是国家、民族）的现实生活是无法进行的。民俗文化，无疑是所有民族以至全人类文化史上的必具篇章。

把上述这种重要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科学对象，对它进行搜索、整理、探究，并进一步把所得成果加以揭示和利用，这是人类思想比较成熟时期的一种学术、文化活动。关于这种活动的学问，我们现在叫做“民俗学”，或者“民俗文化学”。在我国本世纪初，具有对“民主、科学要求”和“民族醒觉意识意义”的“五四”运动时期，产生了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科学，是有它的充分理由的。

我国现代科学意义的民俗学，发源于北京大学文科的征集和发表近世歌谣活动（1918年）。它一出世，就成为一种风气，在文化界（报纸、杂志等）迅速扩展开来，与其他新文学、新学术的活动同步前进。尽管由于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民俗学的进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那些时期里，它受到这样那样的障碍。但是，该生长的东西总得生长，虽然道路不免曲曲折折。在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上奉行“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明智政策。它打破了原来的种种禁区。民俗学自然也同样得到了可喜的解放。

新时期复活了的民俗学，因为得到应有的土壤和雨露、阳光，它像春天里的花卉，在短时期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从这种新学术在中国学界出现以来，将近 80 年的历史进程中，它可说是一个值得人们仰望的高峰！

我们试就这方面的景象作些眺望吧。

我国 30 个省市（包括民族自治区），早就建立了民间文艺的机构（原名“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称“民间文艺家协会”）。至于民俗学会，现在大部分省市也都设立了。许多文科大学或师范大学，特别是民族学院，都设置有民间文学的功课，有的还设有民俗学科目。有几所高等学校设有民间文学硕士培养和学位授予点，北京师范大学还设有这方面的博士授予点。此外，有些省市的文学研究所或美术学院等，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或开设课程。这方面学科的教本，就公开出版了多种（其中包括“文艺民俗学”、“工艺民俗学”及“语言民俗学”等）。为研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各种问题的会议，近年来在北京及各省、市召开的，更是纷见叠出，效果也在不断提高。民俗博物馆这一新兴的社会教育文化事业，也在连续涌现，有些省份（例如山西），就有几个不同内容的这类机构。

作为当前民俗学兴旺重要标志的，自然是那些传播广泛的书刊。从出版物的形式看，单行本的著作固然不少，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成套的丛书。以这种形式出版的民俗文化丛书已经有好几套，其中如由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小组主持编辑的十套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更是中外瞩目的辉煌大书（它已经出版 100 多卷了）。从著述的内容看，差不多遍及民间文化的各

方面，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到各种意识形态，应有尽有，其中尤以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为热门。从写作方式看，有偏于民俗事象描述的，有旨在对现象作理论探讨的，也有两种手法并用的。从书刊程度的层次上看，则普及的与提高的两者同时并存。近年著述与过去时期的相比，一般在质量上都有所增进，有些著作还明显地走在前头。至于国外有关理论文献的介绍，也使人很感欣慰。古典的著作，如泰勒、弗雷泽的名著，当代的汤普森、邓迪斯、列维·斯特劳斯等大家的名著都已翻译成中文，为一般学者所诵读。总之，今天我们民俗学在学界的地位，由原来的默默无闻，一时几乎成了赫赫有名的“显学”了。

如上所说，形势是喜人的。但是，今后民俗学这门学科要走的道路还相当长。我们决不能满足于眼前已经取得的成绩。前面还有许多高峰需要我们去攀登。在民俗学进一步发展的工作中，培养与训练人才，是极关键的一着。不错，我们这学科中已经有不少青壮年学者在显身手。他们不但具有建设学科的热心，也具有一定的专业学养和治学经验。但时代不断前进，学科的要求也没有止境，他们的知识需要不断扩大和提高，他们的见识与经验需要互相交流和锤炼。总之，他们不能停滞不前。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下决心接受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委托，开办了“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尽管学习时间不长（不满两周），其他条件也不太充分，但是，却收到了预期效果。这是跟讲师们的精心讲授、学员们的热诚学习和积极参加这项工作人员的尽心尽力等因素分不开的。有些同志，展望未来，笑说这将是这门学科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我相信这种预言，不是浮夸的颂词。

在这回短时期的研讨班里，我们有幸请到了十几位专家、学

者（特别是那些来自国外的著名学者），他们的深厚学养和认真的备课与讲授，给予了这个研讨班以充实的内容和高尚的风范，它使许多听讲者得到真实有益的知识积蓄和品格修养，这无疑将对他们今后的学术生涯产生重要作用。

可惜的是限于种种条件，当日在座听讲的只有四五十人，各地更多的民俗学者不能享受到上述的好处。为了弥补这点，我们决心集印讲师们的讲演稿。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个讲演集终于编成了。当它印成集子发行的时候，它将流传于我国各省市，乃至海外，使许多当时没有机会参加研讨班的学者，获得跟听讲者们同样的精神滋养品。这事实上是大大扩展了这次研讨班的作用，它的意义是不容轻估的。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诚恳地感谢诸位讲师，感谢那些在办班和整理录音讲稿中费心费力工作的诸位同志！

钟敬文

1997年3月18日

于北师大励耘红楼

时年九十四

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

钟敬文

引 言

1. 当前民俗学界的可喜现状

“四人帮”垮台以后，尤其是最近四年来，中国的民俗学有较大发展。在中国民俗学近八十年的历史进程中，现在已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从机构方面来说，1920年左右就有“歌谣研究会”，1927年底中山大学成立了民俗学会，1930年有了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30年代前后还有更多的地方性民俗学会。但当时的景况远没有现在繁荣，如今全国三十多个省市中，至少有二十个省市级民俗学会，此外还有地区及县级学会，至于民间文艺家协会则更为普遍，所有省市皆有。

其实，民间文艺属民俗学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部分，这也是国际上通常的认识。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出版了约四十种丛书，其中四分之三以上属民间文学的内容，如歌谣、故事、传说等，而民俗学的其他方面，诸如社会组织、物质文化，不太为当时的民俗

学者所关注。国外的情形亦是如此。民俗学的发起者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德国的格林，他涉足语言学及德意志文化，又以研究民间故事出名。中国沿承了国际上的惯例，亦视民间文学为民俗学的一部分。

但为什么现在又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为两大块呢？这有其历史的原因。解放后，民俗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遭到排斥，而民间文学则看作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民间文学倍受重视，故而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学会便是五十年代初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该会研究的范围涉及较广，包括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研究会的理事们大多从事一般艺术的工作，如吕骥先生等。但由于牵涉面太宽，后来便趋于以民间文学为主。而民俗学则一直受到冷遇，只是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当时参与调查的人员除民族学者外，多为语言学者及行政干部，调查所获主要是作为社会历史资料，与民俗学的主要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1983年重建了中国民俗学会，从此，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亦分亦合，许多学者的研究同时兼顾两个方面，但也有专攻民俗学的。从力量方面来讲，历史上民俗学的队伍从未有现今这般壮大，其他学科的一些研究人员对民俗学亦予以关注；一些大学开设了民俗学课程。至于民间文学课的讲授就更为普遍，一般综合性大学的文科及师范院校大多有设置。特别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两门课更是受到重视。近年来，民俗学、民间文学方面的著述颇为丰富，充斥书肆。专题研究也有了很大突破，关于傩戏、萨满教等方面的专著即有多种。概括性的理论著作，较早的有乌丙安教授的《中国民俗学》，后有张紫晨教授的《中国民俗与民俗

学》、陶立■教授的《民俗学概论》。最近，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启新教授又出版了《中国民俗学通论》。而民间文学方面的这类著作就更多了。

总之，在学术界，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已酿就了一种气势，呈现出一种繁荣的气象。有些学者认为目前世界上有三门显学，即民俗学、人类学与语言学。在我国，民俗学还未完全上升到显学的地位，但至少接近于显学。前面说过，粉碎“四人帮”之前，民俗学被归为资产阶级的学术范畴而受到歧视，因而可以说，民俗学界的喜人形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

2. 当前民俗学界存在的问题及本讲所谈问题的意义

现在，民俗学界欣欣向荣，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问题也必然会浮现出来，有些显得极为突出。当今中国民俗学界的问题决不止我今天要讲的这些。我前段时间在八大处“工人疗养院”休息，思考了当前民俗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十几个问题。譬如，在许多国家，民俗学是一国民俗学，韩国、日本及北欧国家莫不如此，而中国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它们都有自己的固有文化和特有民俗，所以，中国的民俗学应是多民族的民俗学。中国的民俗学既是一国的民俗学，又是多民族的民俗学，或称之为比较民俗学。

又有，民俗学本为“现在学”，但任何文化都有历史。中国有大量的民俗学和民俗历史的文献资料，汉代司马迁、班固关于民俗方面的言论，王充的民俗观，应劭《风俗通义》对习俗的解释等等，都是对民俗学所作的理性思考，超越了单纯记叙、描摹的层次，属科学史的范畴，已不仅仅是民俗志方面的民俗学。所以，历史民俗学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还有，现在注重民俗学的功利性，将民俗资料商品化，诸如

建立民俗旅游景点，制造民俗工艺品，将民俗的文化价值服务于经济工作，因而民俗学方面的应用性问题就急需我们去探讨、研究。

再有，当前民俗学界及民间文学界学会一类的机构林立，中央及地方皆有。但从总体而言，尚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研究力量分散，科研项目及课题又多有重叠。这就应有统一的规划，并统筹管理，力求步调一致。

上面四点是目前我们这个学科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的一部分。由于时间有限，今天我只能集中谈谈以下四个问题。我认为，这四个问题很重要，针对性强，作为中国中青年的民俗学者，对它们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显然不利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

一、当前中国民俗学工作的侧重点问题

1. 时下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大潮汹涌的时期，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民俗调查及研究的重点是放在乡村、小城镇，还是移向大都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着眼于大都市中新兴的民俗事象，诸如出租汽车、五光十色的电子广告牌、自选商场、婚姻介绍所等。有的学者认为，当前民俗学者研究的视野，应投向大城市中“耀眼”的新民俗。

其实，都市民俗也有新旧之分，但由于都市生活的步伐变换快，变化大，自然民俗中新的因素比重就大。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先生认为，都市民俗为乡村民俗的延伸。此说不一定完全正确，

因为新的都市必然会产生新民俗，新民俗又有其自身的传承过程。总的来说，都市的旧民俗变异快，变化较大，较之乡村的传统民俗有更强的变异性，而且会不断滋生出新的更新的民俗。这些新之又新的民俗往往渗入了新的思想观念，其外在的表现形式相对于传统民俗而言，更为光怪陆离，千姿百态，故而引起了一些民俗学者的注意，并主张将民俗学研究的重点转至都市。

另一些学者则比较“保守”，仍认为中国当前民俗学研究的重心依旧在农村及小市镇。理由是，乡村中风俗的变异远不及都市那么大，震动亦不若大都市那么剧烈，特别是距离大都市较远的偏僻地区，较多地保持了民俗文化的原貌，民俗文化的积淀更为厚实。

2. 我的主张及理由

我个人趋向赞同后一种“保守”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长期为农业社会，其传统民俗是大量的，主要的。由于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有些虽已消亡，但仍被传承或记录于书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是民俗学者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而中国新兴的都市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酿就的风俗自然远不及传统的乡村及小城镇丰富。我们不能弃都市新民俗于不顾，但研究力量的分布应有所侧重。我的看法主要依据以下几点：

(1) 从民俗学的性质看，传统民俗的研究应放在首位。因为民俗学本来就是研究传承文化的，而且是比较下层的文化（过去，上层文化也有传承，尤其是宫廷礼仪，有较强的稳定性，如宫廷中的大年大节及大典，就是“故事”，即按照过去的惯例行事。我们讲的主要是广大的非官方的文化传统）。对这种文化传统的注意和研究，正是民俗学之所以萌生和发展的原因。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迄今有 150 年的历史。1846 年 8 月 12 日，英国的威廉·汤姆斯用“默顿”这个笔名给《雅典娜的圣殿》杂志写了一封信，于同年 8 月 22 日发表在该刊上。信中建议用“Folk-lore”一词作为研究下层民间文化的学科名称。当时涉猎的范围为庶民古俗和庶民文学，即旧时的行为举止、风俗、仪式庆典、迷信、叙事歌、谚语等。此后，民俗学一直是以大多数人的非上层的传统文化为观照的对象。有的外国民俗学家认为，民俗事象的形成，应传袭三代以上。以三十年一代论需一百年左右，这当然不是绝对的。民俗学研究传承下来的，有一定演进轨迹及地域分布的下层文化。就我国而言，这种播布广而久远的下层文化植根于农村、小市镇，而都市中大多数新起的民俗沿袭之惯性并不太强。故而，我们民俗研究的眼光依旧应滞留于农村。当然，这并不排斥对新形成的民俗（包括都市民俗）的关注。

（2）从国际上民俗学界的情况看。我国民俗学的起始，若从北大征集歌谣活动算起，至今已 78 年。日本则比我国早数年。日本国小，财力雄厚，学者较多，又得益于柳田先生的大力倡导，绝大多数的地方民俗被发掘、搜集起来了，资料的整理比较完备。然而，即便这样，日本当今大多数民俗学者仍在醉心于传统民俗，虽也有少数学者，如福田、宫田等先生，在研究都市民俗学，但势力较弱。韩国的情况据说亦大约如是。而我国民俗学研究的现状与之相比差距甚远，传统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许多领域仍是一片荒地。因此，就更有必要以传统民俗的搜集研究为主要对象。美国等国家某些学者热衷于城市民俗，如校园民俗、企业民俗、军队民俗等等，但从其民俗学的教科书看，也是以传统民俗为主要内容。美国的历史并

不太长，大多数民俗学家侧重于研究印第安人的民俗，其地传统的土著民俗较之现代都市民俗更为丰富，更为深厚。

当今国际民俗学界的发展走向，无疑大致是延续了传统民俗学的发展趋势。最近，有的学者认为，研究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新民俗，在学术上才是前沿，其实并非如此。

(3) 从我国当前两方面民俗量的比重看。中国新兴的都市是这样年轻，且地盘小，周围的汪洋大海是农村。两种民俗量的比重表明，传统的民俗在这个茫茫大海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近年来，陆续出版了许多风俗志之类的著作，其绝大部分篇幅载录的是传统民俗，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大量的民俗是传统的，而非新起的。

(4) 从我国传统民俗的文化价值及当前所遇到的生存危机看，农村和小城镇的民俗亦应摆在第一位。有些传统民俗的历史达数千年，从周代至近代，其间中华民族同化了难以胜数的氏族、部落（或民族）。仅以南北朝为例，当时华北地区几乎为少数民族占据，长江以南为汉族统治。即便汉族的民俗文化，也是众多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不断同化、消溶、整合的结果，而绝非单一的炎黄族团的产物。因此，中国民俗所包容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厚，有的文化价值甚高。

譬如，灰姑娘及天鹅处女型故事遍及世界各地，外国民俗学者颇为关注。19世纪末，英国的柯克女士专门写了研究灰姑娘故事的专著。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灰姑娘故事，可能出自德国的《格林童话》一书。实际上，十五六世纪的意大利就有此种类型故事的记录。而早在9世纪，中国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即有此故事的完整记载。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学者记录民间故事皆颇为简略，但对灰姑娘故事的记录则甚为翔实、细致，

其情节、人物基本保存了口头文学的状态，只是将口语书面化了而已。更为重要的是，段成式记下了此则故事的讲述者、流传地，明确指出是在广西一带采集到的。从世界故事学上讲，这是遥遥领先的。

“天鹅处女型”的故事亦为世界性的，中国晋朝干宝《搜神记》一书中，有“豫章新喻男子”条，乃世界上极早的此型故事的文献记载。据说，一位美国著名民俗学家看了我30年代写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一文，为中国有这么早的故事记录而感到惊异。这是因为外国民俗学者还没有了解、认识到中国民俗资料的历史是多么悠久，数量是多么丰富。中国古代文献对风俗的记录是珍贵的，其文化史价值非常高。30年代清华大学的美籍民俗学者R. D. 詹姆森在北京出版了《中国民间传承三讲》一书，书中说道：“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中国民俗资料浩如烟海，是其他任何民族难以匹敌的。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物质及精神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信息的流通量猛增，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不断出现，加之外来的一些生活习性在都市落脚后，又迅速向乡村辐射、蔓延，这些无疑会对传统民俗产生很大的冲击，加速了许多传统民俗的淡化乃至消亡的过程。另外，随着农民文化水平的明显提高，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乡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乡村城市化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这同样会促使乡村和小城镇传统民俗的变异和更新。因此，中国传统的民俗资料亟待抢救，抢救工作的重点显然不是那些一般只历经了数百年乃至百余年之久的数量相对较少的都市民俗，而是广袤大地上漫山遍野的乡村和小城镇的民俗。这两种民俗的数量之比何其悬殊，更何况乡村和小城镇的古老传统民俗有些正濒临衰微，有的甚至正趋于

消亡的境地。

(5) 从上面几点看，我们当前的民俗学工作，理所当然应着重乡村及小城镇的传统民俗，但并不放弃对都市新民俗的兼顾，民俗学本身的性质，原本就规定了它应以传承的文化为考察对象。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就更为古老，考古工作者们整天与石斧、头盖骨、陶片打交道，其现实意义又何在呢？所以我反复强调，在学术方面，如果太现实了反而在实际上并不现实。丢弃了旧民俗，就等于失去了民俗学最根本的、最宝贵的东西。

当然，并不是说对新民俗可以熟视无睹，新民俗的产生和流布是客观事实。1982年，上海民间文艺研究会请我去作报告，我就说过，一百多年间，上海人的生活一直是华洋杂处，其民俗有独特性，应注意这个繁华都市的民俗的发掘和研究。上海、天津、广州等都市中的新生民俗及变形了的旧民俗，都是民俗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不过，当前调查研究的重点是在广大农村。

3. 在农村、小城镇传统民俗的搜集、研究过程中应注意两点

(1) 传统民俗的原来形态及其发展规律

农村中家族的形态、生产的方式、思想观念等都是我们要弄清的内容。我们调查的着眼点和出发点在哪里？我们要探寻或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譬如，农村大家族的原来形态怎样？是如何演进的？尤其是近几年的变化情况又如何？这就应透过一系列的外在现象，揭示家族形成、发展的规律性。

还有，民俗学工作者需要了解、谙熟民俗志，倘若这方面的知识欠缺、不足，其民俗理论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刻而有说服力。我自涉足民俗学这一领域以来，一直在阅读神话和民间故事文

本，也常看民俗志及其他记录民俗事象的书籍，力求掌握尽可能多的民俗学素材。现在，有些学者只注重理论，热衷于概念，而不重视材料，这在学风上是不可取的。理论是材料的抽象、概括和提升，不能凭空造就。没有材料或材料不完备、不充分，又不熟知材料，理论就没有了根基，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民俗学者不通晓某一国家的民俗文本，也就难以正确地识别、判断这个国家学者的民俗理论思想之深浅、优劣、好坏。比如，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属功能学派，当然很重要，也很有影响。但他研究原始文化并不太注重它的历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认为，一切的学问，都是历史科学，亦即是说，一切的事物、现象都有其发生、发展及消亡的历程。马林诺夫斯基对神话颇有研究，他这方面的著作早有中文译本。他对原始社会神话及其功用的阐释有其独到的见解，他人难以企及。然而神话本身毕竟是历史演化的产物，保存原始状态较好的民族神话皆不是其原貌，而是或多或少变异了的形态。因此，对神话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对神话功能的审视），必须持历史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尽管它有迟有速），神话文本在不断地变异，神话的功能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说，假如去掉历史，对事物的考察便难以做到全面、完整。同样，假如没有历史地全面地了解国外某一民俗学者的研究所依据的民俗文本，也就不能识别其理论的精华与糟粕。

对民俗学者来说，主要应该是，既要探寻研究对象的原形，又要弄清楚其发生、发展的形态及其规律性。规律是深层的东西，一般而言，正确认识和准确描述现象、事实已实属不易，更何况要透过现象和事实去发掘一些本质的东西。所以，我在努力求索民俗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描述性的民